



大学者随笔书系



劉半農

刘半农一生虽为文人学者，却追求真理，投身革命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。他的白话诗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新流派，影响甚广，一曲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至今流传。他的文章彰显着这位“斗士”、“闯将”的品格。

»»

老实说了

Liubannong Suibi

刘半农随笔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劉半農

老实说了

刘半农随笔

Liubannong Suibi

LAOSHI SHUO LE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实说了 刘半农随笔/刘半农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11

(大学者随笔书系)

ISBN 978-7-301-17859-1

I. ①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2824 号

书 名: 老实说了 刘半农随笔

著作责任者: 刘半农 著

策 划 组 稿: 王炜烨

责 任 编 辑: 王炜烨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7859-1/K·0713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4.75 印张 186 千字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3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再送上第^六十枝
即逐一察視有
所_一修理者亦如
有印_一仍交吳崇山
收
借先生手書
中
及
書

刘半农手迹

激扬文字

- 003 欧洲花园
- 010 阿尔萨斯之重光
- 014 琴魂
- 019 诗人的修养
- 023 应用文之教授
- 030 天明
- 045 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
- 049 “作揖主义”
- 053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
- 057 寄周启明
- 061 悼“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”
- 063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
- 065 奉答□□□先生
- 069 “呼冤”之余波
- 071 谨防扒手！
- 072 神州国光录
- 074 开学问题
- 076 打雅
- 081 “好好先生”论
- 083 老实说了吧
- 086 为免除误会起见
- 089 “老实说了”的结束

劉半農

老 实 说 了

I

Contents

学 问 边 上

- 095 两盗(拟拟曲)
098 奉答王敬轩先生
116 她字问题
120 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
127 海外的中国民歌
135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
141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
144 敦煌掇琐序目
152 与顾颉刚先生论《静女》篇
155 与疑古玄同抬杠
158 法国流俗语举例

书 里 书 外

- 169 辟《灵学丛志》
172 寄《瓦釜集》稿与周启明
175 《四声实验录》序赘
190 读《海上花列传》
204 重印《何典》序
207 《扬鞭集》自序
209 《浑如篇》题记
210 也算发刊词

213 译《茶花女》剧本序

215 校点《香奁集》后记

217 《半农杂文》自序

劉半農 老 实 说 了

激扬文字

>>> 劉半農 老实说了>>> 老实说了>>> 老实说了

译 Affonso Henriques Silva 所作“Jardim da Enropa”

一 千九百十六年三月十一日

晨起，行于市，见鬻报之肆，家家咸树一竿，竿头缀巨幅之布，或悬径尺之板，署大字于上，以为揭槩，曰“葡萄牙宣战矣”。此数字着吾眼中，似依恋不肯即去；而吾当举目凝视之时，心中感想何若，亦惘然莫能自说，但知战之一字，绝类哑谜，难测其奥。七百年前，吾葡萄牙甚小弱，其能张国威，树荣名，自跻于大国之列者，战为之也。及后，阿尔加司克伯尔之役，摩尔人败吾军，僇吾主，摩尔人（Moors）居非洲北岸，为阿刺伯及巴巴利人之混合种，不信耶教。千五百五十七年，葡王约翰三世（King João III）死，其孙撒拔司丁（Sebastião）嗣位，只三岁，王伯祖摄政。至千五百六十八年，王十四岁，归政。王年少英敏，嗜运动及冒险之事，又笃信宗教，亲政既十年，恶摩尔人之无化，集國中兵万四千众，以千五百七十八年六月二

十五日，自葡京里斯朋(Lisbon)出发，渡海征摩尔。八月四日，战于阿尔加司克伯尔(Alcacer-Keb'ir)大败，王死乱军中，万四千人及从征诸贵族，或死或俘，无有还者。事平，有得王尸者，见身受数十剑，血肉模糊，衣冠类王外，莫由辨真伪，遂运归，葬于白仑寺(Convent of Belem)，其曾祖马诺欧王(King Manoel)所建者也。或谓归葬者实非王尸，王之死，不在战场，而在被虏于摩尔之后云。以撒拔司丁之英毅，竟不蒙天佑，身死国辱，隳其祖宗之遗烈，而令吾葡萄牙人屈伏于人者，亦战为之也。嗟夫，吾葡萄牙固昔日之泱泱大国也，光焰烛天，荣名盖世，以今之小，视彼之大，数百年来，爱国之士，殆无一不悲愤填膺，叹为昔日之盛，恐终古不能见诸今日也。然昔日之盛，果即终古不能见诸今日乎？则其事犹待解决，固无人能知之，亦无人能断之也。今葡萄牙宣战矣，祖宗之灵，已归相吾辈，吾辈将来运遇，为蹇为吉，容可即此决之。夫以吾葡萄牙先人之事业，曾于惊世骇俗中辟一新纪元，曾于探幽穷险中辟一新纪元，曾于人心能力中辟一新纪元，吾人幸而为其子孙，岂可昏昏过去，而不一念其遗烈邪？且亦岂一念即了，以为昔日之事，仅一光荣之幻梦，今梦醒情移，不妨于夕阳西下时，歌俚歌，徘徊于颓垣破宇间，摩挲旧迹，视为考古之资，而不以先人之遗命，为前进之铙吹，希望之宝库耶？诸君英人；英人，果敢人也，御木纳之假面，而藏锋镝于其中；善画策，平时一举手，一投足，悉资以造策；策备，乃待时而动。人之论诸君者，每谓英人何狡若游龙，不可捉摸。不知诸君固自有主意，初非动于一时之情感也。职是故，诸君恒视吾辈为怪物，谓葡萄牙人善作梦，当晴日当空，气候温暖，则葡萄牙人梦矣：置身园中，见橘树及夹竹桃之花，灿然齐放，微风送香，则色然喜，如登天国，曾不一思来日之大难；似此举国皆梦，茫然不知世间复有白昼，国几何而不亡。诸君以此责吾辈，吾辈敢不唯诺；盖吾葡萄牙人固善梦之民族，常自承不讳也。然吾辈所梦，未必即符诸君之所测。乃有一梦，作之数百年矣，今犹未醒也。自当年撒拔司丁王遇害，国人悲之，北自格利西亚，南迄亚尔客夫司极边，凡言及此王，莫不嘘唏悲叹，谓王英气过人，春秋甚富，貌昳丽如少女，国人莫不愿为效死；以王其人，在

理当展其雄略，建万世之功，不能即此淹忽；于是佃佣村媪，撰为齐谐，父诏其子，母语其女，谓王实未死，今睡耳，异日且归；至今山村酒肆间，老农辈偶谈故事，犹坚执此说。此非数百年来醒之梦耶？诗人嘉穆恩有句云：“Antiga fortaleza a lealdade d’animo enobreza。”嘉穆恩(Louis de Camoens)生千五百二十四年，死千五百七十九年；此二句以英文直译之为“Ancient vigour and loyalty of mind and nobleness”。吾今亦作此想，想诸君闻之，或将匿笑。然英国诗人，不亦尝谓神话村谈，幻梦怪想，均自具哲理，不能视为妄谬耶？又吾葡萄牙农民，都朴质寡文，与自然界甚接近，故为状绝类小儿。方吾儿时，乳母为吾述神话，吾自摇篮中听之，恒心慕神仙，谓他日吾长，亦神仙也。今老农辈之于撒拔司丁，亦犹吾儿时之于神仙耳。慕之既切，信之既深，苟有机缘以通其壅，有不誓死直前，使失诸撒拔司丁者收诸今日耶？且物极必反，失败之后，或转光荣；痛苦既深，每多欢乐；毅力之刃，炼自患难之炉；破产之父，临终涕泣，遗孤奋勉，必昌其家；中谓葡萄牙即此萎化不振耶？今葡萄牙改民主政体矣，吾犹于撒拔司丁深致惋惜，闻者幸弗以吾为王党余孽，亦弗以吾如此立论，事关政治，当知吾于葡萄牙全国之中，一切政党政客，多无所憎好，亦无所信仰；所自信者，但有国魂。昔耶稣基督未降生时，犹太人期望基督至切，谓必基督生，乃能救民水火。及耶稣既生，以基督自任，虽犹太教徒及市井无赖众起反对之，而终无损于基督。基督者，盖应乎人人心中之愿望而生，所谓果生于因也。今吾与邦人，既深信撒拔司丁之必归，执彼例此，安见撒拔司丁之果不来归耶？来归之后，选旧材，鸠旧工，重建旧邦，又安见其根底之固，不尤十百往时耶？世之论者，又岂能决言吾葡萄牙神话，尽属荒渺无稽耶？虽吾生有涯，而世变靡定，撒拔司丁来归，果在吾一息未尽之前，抑在吾此身既了之后，吾不自知。要之，吾为挚信撒拔司丁必归之人，吾即可屏绝一切王党民党，自立一党曰撒拔司丁党。隶党中者，吾本人外，即全国佃佣村媪，至今犹深信撒拔司丁未死之人。其导吾入党者，则为吾乳母玛利，今已死矣。吾读书识字，所读历史之书，自小学以至大学，聚之亦可成束，然求其趣味浓郁，摹绘往年事

实，栩栩欲活着，殆多不如吾乳母所述之故事。有时于故事之后，殿以俚词，抚余顶而歌之，尤能深镌吾脑，令吾永不遗忘。今日身在伦敦，见街旁鬻报肆中有葡萄牙宣战之揭策，遂使余热血鼓荡于中而不能自己〔已〕者，胥吾乳母玛利之力也。玛利居茫堆司州，其地甚冷僻；小说家每谓茫堆司者，未经世人发见之沙漠也；又曰，茫堆司为文明不及之地，以茫堆司道路崎岖，居民寥落，逆旅既朴俭有上古风，旅行之士，亦遂裹足；凡一切奢侈安适之具，世人美其名曰进步云者，胥不能于茫堆司求之。吾葡萄牙编户之氓，多崇实黜华，茫堆司尤甚，游其地，接其人，不识字者几居什九；然字内灵气，实钟其身；记忆力理想，均高人一等；怀旧之念，尤时时盘旋胸中；与谈旧事，自白发之叟，以至三尺之童，莫不仰首叹息，似有无限悲苦。玛利生于其地，呼吸其空气既久，女子也，而怀抱乃类爱国伤心之士。所居在山中，祖若父均业农。山中之地，自经垦植，能产嘉谷；而老农辈时时修道旧事，指山中古迹以示后昆，谓某山之麓，尔祖宗鏖战之地也；某水之滨，尔祖宗饮马之处也；虽不免穿凿附会，而鼓铸国魂之功，实与垦植土地同其不可磨灭。吾国为地球古国，曲绘其状，当为一白发萧萧之老人。老人天性，多喜神话，故二千年前罗马侵占吾国之神话，至今犹传说勿衰。余以神话无稽，素不研习，顾于鼓铸国魂之神话，则颇重视，谓圣经寓言而外，足为精神界之宝物者，唯此而已。吾今已长，玛利亦已物化，而玛利小影，犹在吾目；吾六岁时玛利携我抚我之事，思之犹如昨日。记得玛利恒赤足，而性情和厚，举止温雅，不类乡村蠢媪；面棕色，微黑，然修剃甚净，不以黑而妨其美；目大，黑如点漆，似常带悲楚，而口角常露笑容；平时御红棕色之衣，淡橘色之披肩，裙则天鹅绒制，黑色，旁缀小珠；首裹一巾，玫瑰色地，琥珀色文，自前额至后颈，尽掩其发，两耳垂珥，黄金制，甚长，下垂几及其肩；自颈至胸，围一金链，上缀小十字架及金心无数，问之，则以祖传对，谓每一十字架，或一金心，即为一祖先之遗物云。是日之夜，余独处逆旅，脑思大动，恍如吾已退为小儿，与玛利相处，身居祖国，浓雾迷漫，山谷间尽作白色，羊颈之铃，锵锵不绝，牧羊之童，则高声而叱狗；又似时已入夜，启窗外望，天上明星闪烁，如与吾

点首，风自西来，动庭前松树，飒飒作声；松下忍冬花方盛开，风送花香，令人心醉；玛利则徐唱俚歌，抚余就睡，歌曰：“风吹火，火小则灭之，火大转炽之；同心而别离，毋乃类于斯。”

Como o vento é para o fogo
E a ausencia para o amor;
Se é pequeno apaga-o logo,
Se é grande, toma-o maior.

此歌直译英文为“As is the wind to the fire, so is absence in love. If love be slight, it is soon less; it great, greater it will grow”

余觉歌味隽永，神魂回荡，不觉昏然入睡。

二 四月一日

余仍在伦敦，蚤起，天作鱼白色，阴云下垂，似上帝蹙额，阅世人之疾苦。风自东来，奇冷，着人欲战。余凭阑远眺，百感交集，思吾祖国昔日之光荣，今已消散，今日之事，犹在扰攘中，云稠烟重，不能遽判其结果；则将来者，其为希望与否，为不蹶不振与否，亦岂能预说耶。思至此，觉万念多冷，但有悲叹。忽街头一卖花者，手一木筐，中置紫罗兰花，高声求卖，花上露珠未干，颜色鲜艳，似迎人而笑。余一见此花，斗如冰天雪窖之中，骤感春气，一息一呼，都含愉快，盖此小小之花，足导吾灵魂，使复返儿时也。记得六七岁时，一日，园中紫罗兰方盛开，玛利挈吾同坐花砌之旁，见天色明净，一碧如洗，日光作金黄色，着人奇暖，而玛利为吾娓娓道撒拔司丁遗事，吾聆之，亦觉希望幻梦，都美丽放金光也。玛利之言曰：“人言撒拔司丁王已死者，妄也。当王渡海出征时，师船千艘，银樯锦帆，貔虎之士，万有四千。既渡海，胜亦进，败亦进，创深矣，流血成渠

矣，而掌帜之弁，犹扬旗而前，旗色如雪，映耀日光，幻为奇灿。及势尽援绝，王犹跃马独出，溃围三次，披杀摩尔三十九人；力尽，乃见禽。尔时，夕阳西下，斜烛战场中，尸骸枕藉于地，中有葡萄牙人万三千；掌旗之弁亦受创死，然犹握旗于手，不肯放；旗本白色，昔曾飞扬空中，与青天之色争艳者，此时血渍满之，倒地作惨红色，似为死者鸣其悲愤。呜呼，王竟败矣，王为上帝之故而出师，竟不蒙上帝之福矣。王既成禽，摩尔人载之归，桎其手足，纳地狱中，令终岁不见天日。王羞忿交并，每值黑夜，闻狱外鬼声呜呜，与风声潮声相和，心辄暴痛，如欲裂为千万，自言曰：“嗟乎上帝！吾以渺渺之身，临世界最富最强之国，窃愿上答帝恩，树十字架于世界尽处耳。今不幸而败，岂吾已永永不能与吾民相见耶？岂吾已永永不能更见曜灵之光耶？岂吾已永永不能乘吾战马以临敌耶？岂吾已永永不能挥吾宝刀，率吾战士，战彼丑虏耶？”王战创本剧，益以悲怆，生活之力日消，未几即纳其灵魂于上帝。”玛利语至此，稍息，余静坐其旁，屏息欲聆其续，颇不耐，问曰：“其后如何？”玛利曰：“其后，一日，时在四月，朝阳方起，有微风自东来，挟魔力，透地狱之坚壁而入。王在狱中，忽闻乐声悠扬，若远若近，又有紫罗兰香，随风而至，启目视之，则石壁已消，但有大海；海上青天如笠，日光暖和，傍岸在一船，金舷锦帆，庄严夺目，船头立一银甲神，曰圣密察尔，见王，即引登船上，驶向海天深处，顷刻不见矣。”余曰：“王既出狱登船，驶向海天深处，想必甚乐。”玛利曰：“否，王戚甚，身虽出狱，心实系念吾民。登舟后，问圣密察尔曰：‘至高至贵之天使，吾不知何日何时，得返故国。吾知吾国之民，今方痛哭不止，悲我运遇，又日日祷天，求上帝佑吾归国。吾民之意，殆以吾苟不归，吾葡萄牙决无发展国威之日。至高至贵之天使，能示我归期否？’天使笑而不答，王再三问，则曰：‘究在何日，吾亦不能预指。但汝既思归甚切，汝民又念汝勿舍，亦终有归期耳。汝其静俟上帝之明诏。’”此上云云，玛利当春花盛开，秋月初上之际，为吾讲述者殆不下百十次，余每聆一次迄，必问曰：“不知今日王归否。”玛利曰：“今日不归则明日，明日不归，亦终有一日归也。”诸君英人，疆域占全球五之一，尚勇进，不知回顾，闻

吾此言，必斥为幻梦。然而举国精神汇聚之焦点，果为幻梦与否，吾可引诸君人人诵习之格言以相答也。格言曰：“毋或扰女，毋或恐女，万变运行，帝独相女。”

Let nothing disturb them;
Let nothing affright them;
All passeth.
God only remaineth.

1916 年 9 月

阿尔萨斯之重光

“Alsace Reconquered”, Piere Loti 作, 据英文本译

此时为千九百十六年七月, 更越一月, 即为阿尔萨斯光复后吾初次旅行其地之一周纪念矣。尔时吾与吾法兰西民主国总统同行。总统之临莅其地, 事关军国, 初非徒事游观, 故行程甚速, 未暇勾留。至总统所事何事, 则例当严守秘密, 勿能破也。

吾偕抵阿尔萨斯时, 天气晴朗, 尝谓晴朗之天气, 能倍蓰吾人之快乐, 其效用如上帝手执光明幸福之瓶, 而注其慈爱之忧, 福此有众。是日气候极热, 南方蔚蓝深处, 旭日一轮, 皓然自放奇采, 尽逐天上云滓, 今清明如洗; 而四方天地相接处, 则有群山环抱, 郁然以深。山上树木繁茂, 时当盛夏, 枝叶饱受日光, 发育至于极度, 远望之, 几如一片绿云, 又如舞台中所制至精之树木背景, 而复映以绿色之电光; 山下平原如锦, 广袤数十百里间, 市集村落, 历历在望; 而人家门口, 多自辟小园, 以植玫瑰。此时玫瑰方盛开, 深色者灼灼然, 素色者娟娟然, 似各努力娱人; 吾欲形容其状, 但有比之醉汉, 盖醉汉中酒则作种种可笑之状以娱人, 而其自身则不知不觉, 但有劳力而无报酬也。阿尔萨斯所植玫瑰, 玫[非]仅大家庭园中有之, 食力之夫, 家有数步余地, 所植者玫瑰也; 既无余地, 而短垣之上, 枝叶纷